

三生有幸

费洛蒙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目录

自序	001
芳邻好嗓门	003
其实有一点辣辣的	008
姐姐，好舒服啊	014
爱情是大奖，生育是税收	020
一小时五十七分零六秒	028
爱过一个浑蛋	032
36D前女友	036
最完美的性经历	040
糗，万万没想到呀……	045
没有高潮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048
床头摆时钟，抽屉备直尺	052
招牌菜也经不住天天吃	055
A片情结	059
深海大鱼头	062
破处问题调查小组	066

喝了酒的海上花	138
理性帮不了牙痛的忙	143
其实不太喜欢他	147
了断旧情人	152
皮鞭和木床	157
老男人的当年勇	161
合适的丈夫和不安分的包法利夫人	165
同是女人，两种际遇	171
自力更生和牺牲精神	174
我是真的看出了快感	178
因为色很难得，而友谊永存	181
初涉人世的女人很凶猛	185
年过三十，一堆文物	189
靠打捞灵魂提升魅力	194
幸好床单刚换过	200
尺寸不对，还是得换	206

芳邻好嗓门

入夜，华灯初上，整个城市犹如童话中被烟花点亮的空中楼阁，有种不切实际的奇幻之美。

绿豆租住的二居室，此刻便是万千璀璨中的一盏。其位于某幢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建造的高层十九楼，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却毫无高处不胜寒之感。

铃声响。

开门的正是身穿卡通围裙的绿豆。

“生日快乐。”达西将手中的红酒递给她。

绿豆将她拖进门，“真是的。”她说，“谁要你破费。”

达西笑着说：“活到我们这样，有点尴尬。喝二十五块钱的那种，觉得不甘心，而上等的拉菲，又高不可攀。”

“像不像找男人？”一个洪亮的女声，伴随一阵大笑。看都不用看，肯定是阿虫。

“高不成，低不就，”她端着大瓷碗从厨房袅娜地走出来，“等红酒瓶子打开了，一边喝一边还要自嘲：像我们这样才貌双全、不甘流俗的精英分子，居然还要蹚小资的浑水……”

将碗放在桌上。满满一盆，竟都是干煸小龙虾。达西与绿豆快乐地尖叫起来。

阿虫将身系围裙的厨子拖出来，“陈凯，我的新男友，以前在四川饭馆当大厨。”

四川大厨用手擦了擦围裙，显得有点腼腆，“手艺生疏了，大家别见怪。”一口川普。

大厨长着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一看就是个聪明人儿。

达西对阿虫做了一个“还不错”的眼神，对方下巴一扬，春风满面。

德拉从厨房出来，将果蔬沙拉放在桌上，“快开饭！”

这是她最拿手的菜。按照阿虫的说法，德拉能把一盘普通的沙拉搅拌得“风云变色，乾坤倒转”。

“身为职业女性，怎能在厨房里度过余生？”德拉说，“况且有绿豆这么擅长烹调的女朋友，我手艺欠佳正好衬托她。”

本来还要加班，她硬生生从加班人堆里挤出来，一身米色衬衫配长裤的职业造型，胸卡塞在口袋里，露出一角。

一众人等纷纷入席，数一数，不过五人。私人范围内的小型聚会，自己做菜，可以昏天黑地，胡吃海塞，不必担心有人跑来说：“对不起，打烊了。”

手机响。绿豆读短信：“宝贝，我在北平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爱你的老费。”

速速回过去，“太遗憾了老家伙，您将无法见证我人生中最华丽的转身。”

老费是绿豆相亲时遇见的一位奔四成熟男，祖籍北方，开一家温

倒也是。

寿星女双手交叉，搁在下颚前，一本正经，一字一顿地说：“希望在新的一岁里，上帝能赐我一个精壮的男人，阿门。”

话音刚落，忽听“咣当”一声巨响，把在座人士都吓了好大一跳。

怔了一会儿，听见隔壁女人尖叫：“你给我死——出去！”

原来是邻居吵架。大家差点以为天花板破掉，有个猛男从天而降。

陈凯的手艺太棒了。

夫妻肺片与蒜泥白肉自不用说，单一个辣炒鱿鱼丝，味道不要太好。

大厨笑吟吟地看着阿虫饕餐。

德拉推推达西，悄悄地说：“发现了吗，阿虫的男人们，都会这么笑嘻嘻地看着她吃饭……”

达西情不自禁笑起来。

食欲与肉欲是孪生儿。一个放肆地在异性面前大吃大喝的女人，肯定很少掩饰其他欲望；相反，一个食量少，又对饮食无比挑剔的女人，即便美貌，也往往令男人却步。

隔壁时不时传来芳邻的吵闹声，像是助兴。

绿豆说：“这个女人，做爱时也要叫得整栋楼都听到！”

“啊？”

“不仅这样，”绿豆愤愤，“还总要选别人都睡觉的时候，每次我洗了澡，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准备看看书就睡了，她就开始哇哇乱叫。”

“她男人呢？”

“该男相当含蓄，不露半点口风。我只好把仇恨集中在她身上。”

绿豆说，“简直是免费活春宫，画面没有，只提供想象，好在喊声清

房间里还有一张沙发床，散开的毯子没来得及叠好，枕头也乱放。每逢加班，陈凯吃住都在这里，创业真是艰难呀。阿虫油然而生敬佩之意。

电饭煲识趣地“丁零”一声，告诉他们生米已经煮成熟饭。

陈凯挠了挠头，不知该不该请阿虫一起分享。外面的雨不晓得要下到什么时候，但是他也知道上海女人又挑剔又爱干净。

反倒是阿虫大大方方地问他：“你煮了多少饭？”

陈凯笑了：“两个人吃管够。”

两个人就面对面吃了起来。

结果是完全不够。

陈凯第一次看见这么能吃的女人。

“你吃啊，怎么不吃？”阿虫塞了一嘴的饭，看见陈凯瞪着她，还很奇怪。

“我再去煮点饭。”说着起身走到炉灶前。

“我吃了你一天的口粮吧？”阿虫不好意思了。

陈凯背对着她，不知在忙什么。

油锅“哧啦”一声，男人挥着膀子又炒开了。少顷，端上一盘腊味荷兰豆。

“你从哪里变出来的啊！”阿虫觉得神奇得不得了。

陈凯咧嘴一笑，“我以前是饭店大厨哦，小菜一碟难不倒我。”

“大厨？！就是电视里面顶着白帽子参加厨艺大赛的人吗？”阿虫的生命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厨师，之前她认识的手艺最好的人是绿豆。

绿豆肯定做不了这么好吃的回锅肉。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陈凯说，“你们上海人里就没有当大厨的吗？”

阿虫想了想，还真的，电视台里介绍过的，有一个上海老师傅，能把豆腐放在手心，浸在水里，用刀直接在上面切，切下来的豆腐丝细得像头发，居然不断。这种人在她看来不去杂技团当台柱真是浪费人才。

阿虫彻底放开肚子大吃。满满两碗饭，直吃得不能弯腰说话。

“我把你晚饭都吃光了，”她捂着肚子说，“下次我请你吃饭！”

“对于一个厨师来说，最大的表彰就是把他做的饭菜连汤带水吃得一点不剩。”陈凯说。

绿豆看看盘子，还剩下一丁点剩菜，她把剩菜都倒进碗里。

陈凯满意地笑起来。

漂亮女人多挑食，多讲究，多不能吃辣……先入为主害死多少有情人呀。

阿虫吃着剩菜，“好好的厨师不干，为什么改行？”

“我问你，你小时候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阿虫咬着筷子，歪着头想了半天，“写作文的时候写我的理想是当老师，其实我想当空中小姐，小时候很丑，怕写出去给人笑话。”

“是啊，一个人能有多少机会干自己喜欢的事呢……”陈凯望着门外说。

阿虫发现，雨已经停了。

两个人都没有动。

沉默了一会儿，陈凯转过头问她：“刚才你说要请我吃饭？”

绿豆只好抱他。

张晓泉把头埋在她的胸前，许久，吐出一句：“姐姐，我爱你……”

他们在晨曦降临之际亲热。师弟舒服地躺在下面，绿豆强撑着快要粘起来的眼皮，尽一个做“姐姐”的义务。下面的一直哼哼：“姐姐，好舒服啊……”

“那种感觉真的很变态……”绿豆对姐妹们说，表情很是崩溃，“我在想，我该拿他怎么办……”

“以我对你的了解，”达西笑，“你们还会纠缠很长时间。”

“为什么？！”

“有一种人，在恋爱时会以他人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目标，以自己的付出换回他人的认同。”达西认真地说，“姐姐，你碰巧是这种人。”

真的。这种人不在少数，因此不必惴惴不安。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即便是兽群、植物群，也时有发生。结局无非如此：一方渐渐长大，或是另一方资源耗尽，彻底洗手不干。

当然，过程是很痛苦的。张晓泉这样的人，很多女人多活三辈子也不一定碰得到。

他会在绿豆参加姐妹局时频频打电话。“我肚子饿啦！”他对着手机喊。绿豆的手机又特别清晰，奶声奶气悉数被在座所有姐妹听到，大家笑到抽筋。

“不如，让他一道来？”有人提议。

“不要不要！太丢脸！”绿豆连忙反对。摁了关闭通话，匆匆告辞。

那时她在一家报纸找了份记者的工作，采访写稿之余还要为小男友煮饭炒菜，忙得蓬头垢面，却件件割舍不下。

一晃一年多。不管是单位同事还是好姐妹淘，来来往往的恋情桩

桩件件，连清洁阿姨都宣布自己和酒鬼老头子离了婚，迈向新生活，只有绿豆按兵不动，她挂着一张脸叹息：“我现在已经有奶妈气质了，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达西说：“你让张晓泉为你分担呀！”

一起买菜、煮饭、做家务……至少要请人家晾衣服收衣服。不然，男女之间，还有什么平衡？

绿豆苦笑：“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勉强做事，我还要替他擦屁股，到头来倒霉的还是我自己！”

某晚，张晓泉正与绿豆赤膊纠缠，软磨硬泡之间，枕头边的手机响了，绿豆随手拿起，打开一看，短信上赫然曰：“老公，我胃好难受……”

顿时天雷地火地吵起来。

张晓泉竟然觉得委屈，“你工作忙，和我交流越来越少，我只好跟别人多聊聊！”

绿豆说：“难道还是我不对？！”

张晓泉腆着脸，“只是同事间玩笑，暧昧几句，又不是真的……”他赌咒发誓，精神肉体皆忠诚。

深更半夜，两人光着身子站在地板上吵架，终究不太合适。绿豆不再多说，心里升起一个问号，一晚上没睡好。

第二天，她趁采访的机会去张晓泉的公司踩点，正碰上中午吃饭，公司楼下的馄饨连锁店里，隔着玻璃门，赫然见张晓泉和一个身材娇小的女生相倚而坐，她那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男人，正为小女生擦去额角的汗珠。

恍惚间四围一片漆黑。唯有一点理智，催促自己快点离开。

“虽然是初次，但事情的发展未必会在预料之内，未雨绸缪比较稳妥。”有经验的阿虫说，“人家明星代言化妆品，包里随时要放一盒代言品牌的東西，不管你用不用，难保记者不要求你把包兜底翻开给人看。”

“什么啊！”德拉满脸被控制的不快，“我又不是没有内衣。”

“你那些内衣都是给女机器人穿的，外面已经是女强人，等到脱光光，还是女强人，难道要躺在床上谈工作吗？”

.....

逛街的结果，是德拉多了两身精巧的蕾丝内衣。

而事情的发展，真的像阿虫说的那样，晚餐过后，托尼邀请德拉去他新装修的家看看，据说“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全上海最亮的星星”。

一听就是讨好女人的话。夜上海的景观灯一照，什么星星都看不见了。

德拉还是很乐意听见男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因为它们太不真实，反而让人有安全感。

最头痛那种怎么听怎么想都是大实话，结果却是骗人的。

托尼家的阳台上有一张圆桌，四把椅子，一顶大遮阳伞，还有一个大秋千架。

德拉惊奇地叫道：“秋千！”

是那种可以面对面坐的，侧面看像半个月亮那样的藤制秋千。

“真漂亮……”德拉用力一推，秋千摇晃起来，“你舍得让它风吹雨淋？”

“所以要趁它腐烂之前抓紧享受。”托尼一猫腰，坐上秋千，他拍拍对面的空位，“一起来！”

“那你是不是还会想，宇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会不会只是一个超级巨人的大抽屉，而每个星球只是抽屉里的一粒灰尘？”

“你怎么知道？”德拉说，“我真的这么想过，想破了头也没结果，最后因为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而痛悔不已，抱着遗憾死睡过去。”

托尼笑起来，“我也这么想过。我们是一个星球上的人。”

他自然地搭住她的手，慢慢地把她的手从秋千吊绳上拉下来，握在自己手里。

一阵羞涩感涌了上来，德拉有点紧张。不知为什么，她对前所未有的体验都怀着不确定的惶惑。

她让自己把注意力放到秋千架上，这么精致的大秋千，至少五六千吧？

握她手的那只手在慢慢用力，让她不能再想别的。

新买的蕾丝内衣还没和身体熟悉起来，德拉觉得它们在轻轻地啃咬着皮肤。

男人把脸凑了过来。

光年是一个很像时间单位的距离单位。一年并不长，一光年可远得很。什么东西跟宇宙牵扯在一起，总是渺小得不能再渺小，比石头扔进大海里还要虚空。

德拉觉得自己正高高地俯视另一个与托尼亲吻的自己，有一种穿着皮靴接近暖炉时才能感受到的模糊的暖意，只有一点点。一点也不真实。

托尼说：“全上海最亮的星星，就是你。”

面对一个即便讨好女人也丝毫不显得做作的男人，德拉不知该怎

么拒绝进入卧室的邀请。

或者她也有点想了。

卧室橙色的灯光暧昧又纯粹。德拉脱掉衣服的时候，难免要感谢众姐妹的长远眼光。

两个人温存了片刻，倒在床上。托尼伸手，把大灯关了，只剩下一盏幽幽的壁灯。

他伏在德拉耳边，“亲爱的，我恨不得马上娶你，让你多生几个宝宝……”

德拉心跳之余理智尚存，觉得这样的甜言蜜语放在床上说真是超现实。

她吻男人的发鬓：“谁说要生宝宝，自己的好日子还没过够呢……”

忽然，托尼一跃而起，“啪嗒”打开大灯，卧室恢复了原来的光亮。

原本意乱情迷的男人，此刻威严得像个法官——虽然依然光着膀子——“为什么有才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人都只考虑自己？”他说，“我希望我的另一半能为我生养后代，如果不能答应，不如不要继续下去了。”

德拉尴尬地坐在床上，她的新内衣尴尬地躺在地上。

“很抱歉，但这是原则，我和前女友们分手，都是因为她们只想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自私地不肯承担当母亲的责任。”

就这么灰溜溜地穿衣服，灰溜溜地滚蛋，太丢人了。为了挽回颜面，德拉咬了咬牙，委婉地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在没有婚姻保障前，我是不能怀孕的。”

托尼的脸色缓和起来，又凑过来，抱住她。

大灯又被关掉。

黑暗中德拉盯着那盏幽暗的壁灯，原本悬着的一颗心倒是放了下来。

这一次她真的中了五千万大奖。

但是要缴很贵很贵的税。

比如她就不知道怎么应付那些吵吵闹闹、在各个时间段问题都层出不穷的姐妹们。

“托尼的问题在哪里？”德拉把杂志翻得哗啦啦响，“一个各方面都能打九十分的男人，非要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生孩子是正常的事。”

“但他有点过分，我觉得，他似乎不是真的喜欢小孩，而是渴望有事业女性当他孩子的母亲……”

“也许他迷恋自己的优秀基因？同样是自恋，有的人喜欢照镜子，有的人喜欢生孩子。”达西谨慎地说，“当然，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你。”

“有道理！他不爱照镜子，他说，镜子有什么可照的，优秀男人的魅力无需镜子证明。”德拉说，“可是，为什么非要用生孩子来证明？”

成为托尼的女友之后，德拉始终被下一代的事困扰，“地球上空气那么坏，人又多，天气也越来越热，生什么生……”

还有她刚有起色的工作。劳动法保护孕妇，但不包括孕妇的职位。

托尼拿了本曼萨智商测试题集给她，她不明就里，随手做了，次次都是优秀。

托尼兴奋地抱着她：“太棒了老婆！只有聪明妈咪才能生出聪明儿子！”

德拉趁男人不注意，把书扔在小区的金鱼池里。

“混账逻辑！”她打电话给姐妹们，“男人就不对下一代的智商负责吗？怪不得怀孕就是几千万个精子死剩一个的大悲剧！”

“想开些吧，要是几千万个都活下来了，十个太阳系也不够住啊。”达西安慰德拉。

除此以外，一切都好。真的。

阿虫问达西：“为什么没有始终充满热情的男人？”

又问：“为什么人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

达西拍拍她，“不如问你自己为什么总不能保持耐心与热忱。”

欲望促使人类持续追逐与发展，但也令生命痛苦与空虚，只因欲望永无止境，永无法彻底满足。

阿虫仰面在沙发上躺下，眼望天花板：“我总觉得饿，想多换换口味……”

在厨房边洗菜边走神的绿豆忍不住叫起来：“一小时五十七分零六秒……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为了不让张晓泉的“索命短信”迫害更多的人，绿豆更换了手机号码，与过去痛苦了断。

事情还没完。

那天绿豆要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约了同事一起走，两人并排站着等电梯。门一开，冲出来的竟然是张晓泉。

“快点跟我回去！”张晓泉一把抓住绿豆的胳膊。

绿豆同事想阻拦，张晓泉发飙了，“几天不见你就换了男人！你不要脸！”他挥拳向同事扑去，被人轻轻一挡，摔倒在地。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勾引野男人欺负我！”张晓泉坐在地上大闹。

整整一个楼层都惊动了，大家纷纷跑出来看野男人。

同事大惊失色，“不关我事啊！我是无辜的！”

绿豆连死的心都有了。

最后只好拨打 110。听说警察要来，坐在地上做伤痛状的张晓泉一骨碌站起来，拍拍屁股走了。警察找不到人，很生气，对主编说：“我们工作很忙，如果没什么事，请不要叫 110，浪费资源！”

主编没地方撒气，冲着绿豆喊：“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这栋楼里有好几个报社，第二天，女朋友们就在一张素以收集街头八卦奇闻的报纸上见到了如下标题：

女记者觅新欢抛弃旧爱 前男友挽旧情满地打滚

刊登张晓泉的背影照，以假名讲了一个第三者插足的传奇故事。

绿豆递了辞呈，躲在德拉的家里不敢出门。经此一役，她身心都